

下

马伯庸

著

长安十二时辰

『这次长安在劫难逃！』

十二时辰之内，长安即将覆灭。

唯有一个死囚才能拯救大唐……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

长安十二时辰

下

马伯庸 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EYBOOK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安十二时辰. 下 / 马伯庸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404-7833-9

I. ①长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2998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

CHANG'AN SHIER SHICHEN. XIA
长安十二时辰. 下

作 者: 马伯庸
出 版 人: 曾赛丰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出 品 人: 郑冰容
特约监制: 游婧怡
特约策划: 邢越超 张思北
特约编辑: 温雅卿 胡 可
营销支持: 王钰捷 李 群 张锦涵 赵冬妮
封面设计: SilenTide
版权支持: 中联百文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: 310千字
印 张: 20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833-9
定 价: 3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录

contents

第十三章

亥正

〈10点〉

001

丢下这一句话，龙波不再理会这位前靖安司丞，转身从地窖口一步步走上去。待走到了地面，他环顾四周，把视线投向灯笼光芒所不能笼罩的黑暗角落中去。

第十四章

子初

〈11点〉

028

太真见到檀棋，大为惊喜。她在宫内日久，难得能看到昔日故交，执住檀棋的手：「可是好久没见到妹妹了，近来可好？」

第十五章

子正

〈12点〉

057

说着说着，萧规已经重新站了起来，反顶着弩机，向前走去。张小敬既不敢扣动悬刀，也不敢撒开，被迫步步后退，很快脊背「咚」的一声，顶在了门框之上。

第十六章

丑初

〈1点〉

085

李泌默默地矮下身子去，只留半个脑袋在水面。水车轮子的声音，可以帮他盖掉大部分噪声。从这个黑暗的位置，去看火炬光明之处，格外清楚。

第十七章

丑正
〈2点〉

109

无论是看热闹的百姓、拔灯车上的艺人还是站在露台边缘的官员、宗室以及诸国使节，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，等待着一个盛世奇景的诞生。

第十八章

寅初
〈3点〉

132

马车旁的马匹，也都同时转动了一下耳朵，喷出不安的鼻息。护卫们顾不得安抚坐骑，他们也齐齐把脖颈转向北方。

第十九章

寅正
〈4点〉

155

他努力睁开独眼去分辨，终于发现那是一大串五彩的薄纱。想必这也是出自毛顺的设计，灯屋的灯火透过它们，可以呈现出更有层次感的光芒。

第二十章

卯初
〈5点〉

181

说到这里，众人不由得一起回头，把视线集中在人群中一个姑娘身上。那是今年的拔灯红筹，她听到那个凶人提及自己，不由得脸色一变，朝后退去。

第二十一章

卯正
〈6点〉

206

这两个人畏畏缩缩地，滑在半空之中，朝着城墙而去。看那亲密的模样，倒真好似比翼鸟翱翔天际一般。

第二十二章

辰初
〈7点〉

228

看着张小敬左右为难的窘境，萧规十分享受。他努力把身子挪过去，贴着耳朵低声说出了一句话。

第二十三章

辰正
〈8点〉

253

这时候远方东边的日头正喷薄而出，天色大亮，整个移香阁开始弥漫起醉人的香味。

第二十四章

巳初
〈9点〉

274

如果有仙人俯瞰整个长安城的话，他会看到，在空荡荡的街道之上，有两个小黑点在拼命奔驰，一个向南，一个向东，两者越来越接近，然后他们在永崇宣平的路口交会到了一起。

后记二

—
309

后记一

—
305

第十三章



丢下这一句话，龙波不再理会这位前靖安司丞，转身从地窖口一步步走上去。待走到了地面，他环顾四周，把视线投向灯笼光芒所不能笼罩的黑暗角落中去。

天宝三载元月十四日，亥正。

长安，不明。

吱呀——

许久未开的木笼门被硬生生拽开，枢轴发出生涩干瘪的声音。李泌被人一把推进去，几乎栽倒在地。他的脚踝上戴着一串铁镣铐，双手被牢牢捆绑在身后，口中还被勒了一根布带，以防其咬舌自尽。

欣赏完那一场猛火雷的“盛景”后，他就被蚍蜉带到庭院附近的一处地窖里来。这里搁着一只巨大的木笼，大概是主人曾经用来装什么海外珍禽异兽的，木缝间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臭味。

李泌身形站得笔直，距离任何一边的栅栏都很远。他不打算坐下或躺倒，那是笼中禽兽的行为，他严守着最后一丝尊严。

整个地窖里只有一个透气的小窗口，所以气息很浑浊。两名守卫有意无意地，都靠地窖门口而站，那里有一条倾斜向上的石阶，通向地面，呼吸稍微舒服一点。

这些守卫神态很轻松，他们并不担心李泌会逃跑。这是个文弱书生，不通斗技，就算挣脱了捆绑，仍旧身困木笼；就算脱出了木笼，也身困地窖——退一万

步，就算他真的从地窖离开，外头还有庭院里的大量守卫，绝对不可能脱逃。他们留在地下唯一的职责，其实是防止李泌自戕。

李泌很清楚，自己这次恐怕是不可能幸免于难了。他现在最急切的，不是保全性命，而是设法把消息传出去，至少得让张小敬知道，虻螂的手法是什么。

李泌不怕死，他担心的是东宫和阖城百姓。

他再一次环顾四周，努力想找出一丝丝破绽。可是李泌再一次失望了，这里戒备太过森严，且深入地穴，别说传消息出去，就连外面什么情形都看不到。

如果是张小敬在，他会怎么做？李泌不由自主地想，可他实在想象不出来。一个自幼锦衣玉食的高门子弟，实在没法揣度一个在西域死里逃生的老兵心思。

“太子啊，这次我可能要食言了……”一个声音在他内心响起，无论如何都压不下去。

就在这时，地窖口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李泌抬起头，发现龙波居然又回转过来，这个人还咀嚼着薄荷叶，腮帮子蠕动得格外用力，脸上挂着一丝微妙的笑意。

他走到木笼前：“李司丞，我是特意来贺喜的。”

李泌没作声，他知道必定又有什么坏消息——可局势还能坏到哪儿去呢？

“刚才我的手下回报，靖安司已被重建，司丞你这一副重担，可以卸掉了。”龙波盯住李泌，看着他的眉头慢慢又拧在一起，心中大快。可惜李泌口中布条，不然听听他的话，想必会更过瘾。

“听说接手之人，是个叫吉温的殿中侍御史，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全城通缉张小敬，指说他是内奸。如今靖安司的三羽令，已传遍整个长安。”

不用太多说明，龙波知道李泌一定能明白这条消息背后的意义。李相强势介入，靖安司的职权彻底失守，而解决虻螂的最后一线希望，正在被自己人斩断。

他特意跑下地窖来说这个，就为了给囚犯最后一击。龙波相信，这个意外的好消息会让李泌彻底放弃反抗。他笑意盈盈地看过去，果然，李泌皱起的眉毛，再也没舒展开来。

龙波一抬手指，让守卫把李泌口中的布条卸掉。李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，

他没有咬断自己舌头。事到如今，自尽已经毫无意义。

“你们这些蚍蜉背后，原来是李相？”李泌脱口问道。

龙波哈哈大笑：“司丞可真是抬举我们了，我们可高攀不起那么大的人物——不过李相派去的那位新长官，不是卧底，却胜似卧底。在他的主持下，现在没人追查我们了，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张小敬身上。我们应该送块匾给他才对。”

李泌没理会这个戏谑：“张小敬呢？也被擒了？”

“早晚的事。张小敬若是足够聪明，现在应该已设法逃进城去了。”龙波喜气洋洋地说。

李泌动了动嘴唇，没有反驳。张小敬已经失去了被赦免的保证，又被剥夺了查案的权力，再没有任何理由坚守下去，换了他在张小敬的位置，也会这么选。

那张清俊面孔浮现出浓浓的颓丧神色，双目光芒尽敛。这次是彻底输了。龙波知道，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动力，因为他一点希望都看不到。

“所以司丞不必再心存幻想，索性好好歇息，念念咒，打打醮，说不定等会儿真能羽化登仙，还得感谢我成就您的仙缘呢。”

丢下这一句话，龙波不再理会这位前靖安司丞，转身从地窖口一步步走上去。待走到了地面，他环顾四周，把视线投向灯笼光芒所不能笼罩的黑暗角落中去。那里隐伏着一个身影，刚才就是他把最新的消息传过来。

龙波还未开口，鱼肠特有的沙哑声已传入耳中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“嗯？守捉郎的线索，应该已经彻底断了吧？你还去哪里？”龙波一愣。

“我要去杀掉张小敬。”声音还是那么平淡，可里面蕴藏着浓浓的杀机。

龙波知道，鱼肠一向自负，这次差点中了张小敬的陷阱，还丢了条胳膊，这个奇耻大辱一定得洗刷才成。他皱眉道：“张小敬应该已经出城了吧？他没那么蠢。”

“他就是那么蠢。我看到他已回靖安司，若非要来这里回报，我已经缀上去了。”鱼肠固执地回答。

“靖安司？”这个消息让龙波惊讶不已，“他是要自投罗网吗？”

黑暗中没动静，鱼肠也不知道张小敬为何有如此反常的举动。

龙波看了眼庭院里的水漏，现在是亥正过一点，他对鱼肠道：“不要为这个

人分心了，最后一步任务马上开始，你我先去把事情办妥。张小敬那边，随他去吧，对我们应该没有威胁。”

“随便你，但我要亲自动手。”

鱼肠的声音消失了，他已经离开了庭院。龙波在原地驻足一阵，伸手往腰带里摸了摸，发现薄荷叶已经嚼光了。他懊恼地咂了咂嘴，吩咐旁边的人去准备一匹精壮骡子。

龙波站在灯烛下，用没人听见的声音喃喃了几句。



太子李亨听到外面有喧哗声，不由得放下手中的鹿尾，从四望车探出身子去，恰好看到檀棋正扒住了四望车的轸板，声嘶力竭地喊着话。

黑暗中，看不清这女人的面容，可是那声音却让他心惊不已：

“太子殿下！靖安有难！”

李亨略带惊慌地看向左右，这种话在大街上喊出来，连仪仗队带周围百姓都听得见，这会惹起多大乱子？

卫兵们反应迅速，已经扑了过去。两三个人抓住檀棋，狠狠地把她从车子旁拖开，旁边还有人举起了刀，与此同时车夫也抖动缰绳，加快了速度。这是仪仗遭到意外时的正常反应，李亨急忙站起身来，挥动手臂：“停下！停下！”

车夫本来已加起速度来，骤然听到要停，只得猛一勒缰绳。可惜这是一辆驷车，四匹辕马反应不一，这么急促的加速与减速，让车辕登时乱了套。后马住了脚，前马还在奔驰，四力不匀，马车歪歪地斜向右侧偏去，连续撞倒了好几个步行的百姓，还把后头车厢狠狠地甩了一下，精致的雕漆厢侧在坊墙上蹭出一道长长的口子。

同车的太子妃韦氏有些狼狈地扶住前栏，不满地问丈夫怎么了。李亨顾不得搭理她，冲后头喊道：“别动手，把她带过来！”

本来士兵已经要把檀棋带离人群，可太子发话，他们只好掉转方向，抓着她两条胳膊，一路拖行到四望车前。为防身怀利刃，他们还在檀棋身上粗暴地摸了一遍，扯开了好几条丝绦。

借助四望车旁的灯笼，李亨看到了檀棋的脸，认出她是李泌身边的家养婢女，似乎叫檀棋吧？不过不同于往日的雍容优雅，她团髻被扯散，黑长的秀发披下来，衣着不整，极之狼狈。

在韦氏狐疑的注视下，李亨下了四望车。他没有立刻接近檀棋，而是环顾左右，然后抬起手对士兵说：“把她带去那里，清空四周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”

他指的地方，是一处茶棚。这是依着坊墙搭起来的一个临时竹棚，外头用几个木箱与篷布一围，权作柜台。柜台后头停放着一辆宽车，车上架起一具小车轮，把劣等散碎茶叶和姜、盐、酥椒混在一起煎煮。观灯的人渴了，都会来讨一碗喝，虽然味道淡薄，毕竟便当。

太子有令，卫兵立刻过去，把棚主和喝茶的客人都清了出去，然后竖起帷障，把茶棚隔出一片清净空间。待到屏障内没有其他人了，李亨这才问檀棋怎么回事。

檀棋见太子的脸上只有惊奇，却无焦虑，便明白他压根不知道靖安司遇袭的事。不知道这是李亨对李泌太过放心的缘故，还是有人故意不让消息传去东宫……

她收敛心神，把之前的事情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。李亨一听，登时倒退几步靠在车炉旁，神情如遭雷殛。他待了片刻，方才急问道：“那……那长源呢？”

檀棋摇摇头，她也没回去光德坊，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公子一定是出事了，这个确凿无疑。李亨来回踱了几步，大声唤进一个亲随，让他立刻赶到光德坊，尽快搞清楚那边发生了什么事。

亲随应了一声，立刻离去。这时太子妃韦氏一脸担心地进来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李亨却失态地咆哮起来，让她出去。他亲自把帷障重新扯下来，然后用手转着腰间的蹀躞，把上头拴着的算袋、刀子、砺石等小玩意拽来拽去——这是李亨心情烦躁时的习惯动作。

靖安司是他的心血，李泌是他的心腹，这两样李亨都绝不容失去。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还得靠一个婢女冒死通报才知道。这让李亨除了愤怒之外，还有隐隐的惊慌。

檀棋默默地看着，在心中暗暗叹息。这位东宫，可以依靠的心腹实在太少

了。李泌一去，他甚至连最基本的情报都无法掌握。

李亨看了眼檀棋，喃喃道：“长源那么聪明，不会有事的……对吧？”与其说他在劝慰檀棋，倒不如说在为自己鼓劲。檀棋趋前一步，低声道：“太子殿下，如今最急的，不是公子，而是张小敬。”

“张小敬？”李亨要回忆一下才记起这个名字。为了这个囚犯，李泌与贺知章几乎闹翻，至今贺知章还昏迷不醒。

“现在张都尉是调查阙勒霍多唯一的希望，可不知为什么，靖安司却发布命令，全城通缉他。太子殿下，您务必得设法解决此事！否则整个长安城……和公子都完了！”

李亨却疑惑道：“突厥人不是解决了吗？”

檀棋急了，一时竟然连尊卑都不顾，上前一步高声道：“殿下，狼卫背后，另有主谋。长安的危机，还未曾解除，非张都尉不能破此局！”

李亨皱眉道：“这人真有这么神？呃，当务之急，应该是搞清楚长源……呃，还有靖安司出了什么事。等我的亲随先回报吧。”

檀棋觉得太子太优柔寡断了，现在不能浪费时间，更不能搞错轻重缓急。她正要开口催促，这时韦氏第二次掀开了帷障，先狐疑地打量了一下檀棋，然后对李亨道：

“殿下，春宴可就要开始了。”

李亨这才想起来，脸上浮现出为难的神色。

这个春宴，可不是寻常春宴，而是天子在兴庆宫中举办的上元春宴。子时开始，京中宗室与满朝重臣都会参加；宴会持续到丑正，吃饱喝足的君臣会齐聚勤政务本楼，观看各地选送来的拔灯庆典。历年上元，都是如此。

这种重大场合，身为太子绝对不能缺席或迟到。

李亨对檀棋道：“你随我上车，先去兴庆宫。等那边回报之后，再做定夺。”

话已至此，檀棋也只能无奈地走出帷障，以丫鬟的身份站到韦氏身旁。韦氏刚才挨了丈夫一顿骂，心情不佳，没给她什么好脸色。不过她也看出来，这女人跟丈夫没感情上的瓜葛，也便失去了兴趣。

四望车与仪仗再次启动，切开四周热气腾腾的人群，朝着不远处的兴庆宫而

去。越接近宫门，灯光越耀眼，檀棋已可以看到，在勤政务本楼前的广场上，有一栋高逾一百五十尺的巨大灯楼，状如葫芦，披缛彩，缀金银，在黑暗中安静地耸立着。

檀棋参加过许多次上元观灯，可她印象里从来没有一个灯楼如此巨大，简直要盖过勤政务本楼风头，就连大雁塔也没这等威势。

此时还未到丑正，它还没点起周身烛光，可那通天的气势，已彰显无余。檀棋简直不能想象，等到它点亮之时，该是何等烜赫。



张小敬和伊斯离开平康坊之后，直奔光德坊而去。伊斯不知从哪个铺子里找到一顶波斯风的宽檐尖帽，给张小敬扣上，还用油墨在他双眼周围涂了两圈。这样一来，张小敬变成了一个弄婆罗门的戏子，那滑稽的墨妆恰好遮住独眼的特征。

这样一来，除非被人拦住仔细检查，否则不用担心被看破伪装。

现在整个长安城已经彻底陷入狂欢，每一处街道、每一个转角都摩肩接踵，挤满了人。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轮观灯，现在开始把兴趣转去看各处杂耍歌舞。这让人流变得极为汹涌，如同几十条河水在交错奔流。

这种情况下，健骡比高头大马更适合骑乘。他们两个人偷了两匹骡子，一路穿城而过，见缝就钻，专挑人少的地方走。有时候还不走大道，而是从坊门穿过整个坊区。

亏得伊斯妆化得好，他们俩连过七八个有岗哨的路口，都得以顺利过关。在这种极度拥挤状况下，靖安司的通缉令，不可能被彻底执行，大部分武侯只是潦草检查了事。只有一处坊兵见张小敬是个俳優打扮，让他演个婆罗门戏的笑话。张小敬哪里会这个，幸亏伊斯打了个圆场，蒙混过去了。

张小敬全程一直抿着嘴前行，墨妆下的眼神闪着焦灼。

在之前的两个时辰里，靖安司的变化实在太奇怪，望楼传来的消息语焉不详。他觉得必须得回去看看，才能搞清楚真实情况。

尤其是姚汝能发出那一句警告：“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。”那个

天真古板到有点蠢的年轻人，得是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下，才发出这样的警告啊。

靖安司的状况，到底变得有多糟糕？

张小敬忧心忡忡，除了姚汝能之外，还不知道徐宾现在怎么样？还有李泌，还有被扔在平康坊的檀棋，她又会跑去什么地方？更重要的是……还有闻染。那是他的战友在这世上最后的骨血，如果出了什么意外，让他九泉之下怎么去见闻无忌？

一个个全力以赴解救长安的人，相继被这座黑暗的大城吞噬。张小敬只觉得有绝望的藤蔓缠到脚踝，四周的黑暗如倾墙一般压过来，全无光亮。

这种心情，就像是去年他踏进闻记香铺。他看着满铺的狼藉，看到低头哭泣的闻染，看到虞部和万年县尉联合签押的文书，看到躺在地上盖着破布的闻无忌，张小敬整个人深陷泥沼，连迈出一小步、发出一点声音的力气都没有。

现在越往前走，张小敬越是紧张，不知道前方到底有什么等待着自己。可在下一个瞬间，他的独眼眯起来，射出凶狠危险的光——这是压抑至极所爆发出来的戾气。

若这一切真不如愿的话，索性再发一次疯好了。他心里想。

伊斯并不知道张小敬的决心，他一直在骡子上张望，直到看到光德坊的坊门。

此时坊门站着数十名士兵，戒备森严。这里刚发生了重大袭击事件，所以警戒级别比别处要高得多。伊斯自告奋勇，说我去打探一下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他就灰溜溜地回来了，说已经禁止一切胡人入内。

张小敬很惊讶，这个命令太粗糙了，毫无实际意义不说，反而会导致人人相疑。只有最懒惰的官员，才会这么一刀切。

伊斯进不去，张小敬也不能进，他的独眼太明显了，一定会被卫兵看出来。他们正在琢磨办法，恰好有一个胡人小吏从坊里走出来，一脸沮丧，手里还抱着个包袱。

张小敬认出他是靖安司中一员，可惜自己不敢出面。这时就显出伊斯的价值了。他相貌英俊，谈吐又高深，外人看来就是位有道的大德。伊斯拽住小吏询问片刻，没费多大力气便弄明白了。

原来袭击靖安司的，是一个自称“蚍蜉”的组织，他们还顺便绑走了李泌。然后一个叫吉温的御史接管了整个靖安司。“通缉张小敬令”和“排胡令”，都是他下达的。现在新的靖安司设在京兆府里，正在重建，可惜那一批有经验的幸存胡吏，就这么给赶出来了。

至于姚汝能、徐宾和闻染的下落，小吏便茫然无知了。

张小敬的脸色紧绷。这个变化，超出了他所估计的最严重的状况。蚍蜉的来历不明，但能量极大；而整个靖安司非但不能成为助力，反而变成最可怕的敌人。

一下要面对两个敌人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。

张小敬站在光德坊之外，望着坊内深处直冲夜空的黑烟。那个方向，应该是燃烧的靖安司大殿吧？别说这座大殿，就连最初答应给他赦免承诺、委托他做事的人，都已经不在。张小敬现在，是彻底的孤家寡人，失去了一切正当性。

事到如今，一个死囚犯，又何必如此拼命？

张小敬现在如果掉头离开，绝不会有任何人指责他道义有亏。事实上，过了今晚，长安城是否还能有机会记住他的名字，都属未知之数。

伊斯站在旁边，有点迷惑。他能感觉到，张小敬身上的气势一直在变化，忽强忽弱，似乎内心在做着某种挣扎。伊斯不敢去打搅，只得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架，默默为他祷告。

过不多时，张小敬缓缓抬起手来，习惯性地揉了揉眼窝，居然笑了：

“伊斯执事，之前听你和檀棋聊天，曾讲过景尊怜悯世人之苦，入凡降世，替万众赎罪。可有此事？”

“正是。”伊斯不明白他怎么忽然提起这一茬了。

“我记得檀棋也说，释教中有地藏菩萨，发大誓愿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景也罢，释也罢，这些大德，都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身临浊世地狱，更何况人？”

说到这里，张小敬的独眼再度亮了起来，一片清明，不再有丝毫迷茫：“是了，原是我想差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一个死囚犯，不是何必如此拼命，而是无须任何顾忌才对。”